





目送买炸鸡便当的客人走出店门后，靖子看看钟。再过几分钟就是晚间六点了。她叹口气摘下白帽。

工藤白天打手机给她，邀她下班后见个面。

算是庆祝，他说，语气很兴奋。

她问要庆祝什么，“这还用说吗？”他回答。

“当然是庆祝那个凶手被捕，这下子你也能摆脱那个案子了。我也不再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。既然不用再担心被刑警缠着不放，当然应该举杯庆祝一下。”

工藤的声音听起来轻浮又自大。他不知道案情背景当然会有这种反应，但靖子实在提不起兴致配合他。

我没那个心情，她说。

为什么？工藤问。发现靖子默然不语，他才好像察觉什么似地说：啊，我明白了。

“虽说你们离了婚，但受害者毕竟曾与你关系匪浅。的确，说什么庆祝太不谨慎了，对不起。”

虽然他完全误会了，但靖子依旧沉默。于是他说：“撇开那个不谈，我有要事跟你说。请你今晚务必跟我见个面，好吗？”

她想拒绝。她没那个心情。对于代替自己出面自首的石神，她有太多的歉疚。但她说不出拒绝的话。工藤说的要事会是什么呢？

结果，还是说好了六点半接她。虽然听工藤的语气好像很希望美里也同行，但她委婉地拒绝了。不能让现在的美里和工藤见面。

靖子打电话回家，在答录机留言说今晚要晚点回家。一想到美里听了不知会怎么想，她就心情沉重。

六点一到靖子就解下围裙，向待在后面厨房的小代子打个招呼。

“哎呀，已经这么晚了啊。”正提早吃晚餐的小代子看看钟，“辛苦了。剩下的我来就行了。”
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靖子折好围裙。

“你要和工藤先生见面吧？”小代子小声问。

“啊？”

“白天，他不是好像打过电话来，那是找你约会吧？”

看到靖子困惑地陷入沉默，也不知是怎么误解的，小代子用感慨万千的语气说声“太好了”。

“麻烦的案子好像也解决了，又能和工藤先生这么好的人交往，看来你终于走好运了，对吧。”

“不会吧……”

“是啦，一定是。你受了这么多苦，今后一定要幸福才行，这也是为了美里嘛。”

小代子的话，就各种角度而言都令靖子心中隐隐作痛。小代子是打从心底期盼朋友能得到幸福，但却压根也没料到，这个朋友竟然杀了人。

明天见，靖子说着走出厨房，她无法正视小代子。

出了‘天亭’，她朝着平日归途的反方向走去，转角的家庭餐厅就是她和工藤约好碰面的地方。她本来不想约在那间店。因为当初也是和富坚约在那里。可是工藤说那里最好找，指定要去那里，她实在开不了口请他换地方。

头上就是首都高速公路。钻过那下面时，有人从后面喊了一声花冈小姐，是男人的声音。

停足转身一看，两个眼熟的男人正朝她走近。一个是姓汤川的男人，据说是石神的老友，另一个是刑警草薙。这两人怎会凑到一起？靖子一头雾水。

“您应该还记得我是谁吧？”汤川问。

靖子来回审视着两人，点点头。

“接下来您有什么约会吗？”

“对，呃……”她做出看表的动作。其实她心里很慌，根本没看时间。“我跟人约好了要见个面。”

“是吗？只要三十分钟就好，我想跟您谈一下，是很重要的事。”

“不，那恐怕……”她摇头。

“不然十五分钟怎样？十分钟也行，就在那边的长椅坐一下。”汤川说着指指身旁的小公园。在高速公路下方的空间，有一个小公园。

他的语气沉稳，态度却散发出一种不容抗拒的严肃感。靖子直觉到他打算谈什么。这个在大学当副教授的男人，之前见面时也曾以轻松的口吻，对她造成莫大的压力。

她想逃，这是她的真心话，然而她又很好奇他到底打算谈什么。内容一定和石神有关。

“那么就十分钟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 汤川一笑，率先走近公园。

看到靖子犹豫不前，“请。” 草薙说着伸出手催她。她点点头，跟在汤川身后，这个刑警闷不吭声的样子也很诡异。

汤川在双人座坐下，替靖子空出一个位子。

“你去那边待着。” 汤川对草薙说，“我要跟她单独谈。”

草薙虽然略显不满，但只是伸了一下下颚，就回到公园入口附近，掏出香烟。

靖子虽然有点顾忌草薙，还是在汤川身旁坐了下来。

“那位先生是刑警吧？这样没关系吗？”

“没事，原本我就打算一个人来。更何况，对我来说他的身份是朋友不是刑警。”

“朋友？”

“我们是大学时的死党。” 汤川说着露出一口白牙，“所以他和石神等于也是同学。不过他们两个，在发生这次的事件前好像一次也没见过。”

原来如此，靖子恍然大悟。之前她一直想不透，这个副教授为何会因为这桩命案来找石神。

虽然石神什么也没透露，但靖子之前就在怀疑，他的计划之所以会露馅，八成和这个汤川插手有关。和刑警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，而且还拥有共同的友人，这点想必在他的计算之外吧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此人竟然打算说什么？

“我对石神自首一事感到很遗憾。”汤川一开口就直捣核心，“一想到像他那么有才华的人，今后只能在监狱里运用那个金脑袋，身为一个研究者我实在很不甘心，太遗憾了。”

靖子听了不发一语，放在膝上的双手用力交握。

“不过，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会做出那种事。我是说对你。”

靖子感到汤川转身面对她，顿时浑身僵硬。

“我实在无法想象，他会对你做出那种卑劣行为。不，‘无法相信’这个说法还不够适切，应该说我压根就不相信。他……石神在说谎。他为何要说谎？既然背上杀人犯的污名，照理说就算再撒谎也毫无意义，但他却说了谎。理由只有一个。那就是这个谎，并非为他自己而说，他是为了某人隐瞒真相。”

靖子咽下口水，拼命调整呼吸。

此人已经隐约察觉真相了，她想。他知道石神只是在包庇某人，真凶另有其人，所以他想救石神。该怎么救呢？最快的方法，当然就是让真凶去自首。让真凶招认一切。

靖子提心吊胆的窥视着汤川，没想到他竟然在笑。

“你好像以为我是来说服你的。”

“不，我没有……”靖子慌忙摇头，“而且说到说服，我有什么可让您说服的？”

“说的也是。我的确说错话了，我道歉。”他低头鞠躬，“不过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件事，所以才来找你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 汤川学停顿了一下才开口，“我想说的是，你对真相毫无所知。”

靖子惊讶地瞪大了眼，汤川已经不笑了。

“我想你的不在场证明，大概是真的。” 他继续说，“你应该真的去过电影院，包括令媛也是，你们母女并未说谎。”

“对，没错，我们根本没说谎，那又怎样？”

“但你心里应该也在奇怪，为什么你们用不着说谎，为何警方的追查这么松懈？因为他……我是说石神，早已安排好让你们面对刑警的质问时，只要说实话就行了。无论警方怎么步步进逼，他都已安排好让警方无法将你定罪。至于他到底是怎么安排的，我想你大概不知道。你只晓得石神好像用了什么巧妙的障眼法，却不清楚实际内容。我说的对吗？”

“您在说什么，我一点也听不懂。” 靖子对他一笑，但是连她自己也知道脸颊在抽搐。

“他为了保护你们母女做了极大的牺牲，那是你我这种普通人连想都想像不到的壮烈牺牲。我想他大概打从命案一发生，就已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决定到时要替你们顶罪了，因为他的所有计划都是以那个为前提设计出来的。反过来说，唯有那个前提绝对不能瓦解。但那个前提实在太残酷，任谁都会退缩，这点石神自己也知道。所以，为了让自己在紧要关头无法反悔，他事先断了自己的退路。同时，那也正是这次最惊人的障眼法。”

汤川的话令靖子开始混乱，因为她完全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。然而，却又有一种非比寻常的预感。此人说的没错，靖子完全不知道石神设计了什么障眼法。同时，她也的确感到奇怪，为何刑警对自己的攻击没有想像中激烈。老实说她甚至觉得刑警们的再三盘问，根本找错了方向。而汤川知道那个秘密何在……

他看看表，也许是担心剩下多少时间。



“要告诉你这件事，我实在很为难。”事实上，他确实痛苦地表情扭曲。“因为石神绝对不会希望我这样做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一定希望至少不让你发现真相。这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你。你如果了解真相，你将会终生背负比现在更大的痛苦，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。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让你明白他有多爱你、是怎么把全部的人生都赌下去，那他未免牺牲得太不值了。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意，但看到你这样一无所知，我实在无法忍受。”

靖子感到心跳剧烈，喘不过气，几乎随时都会昏倒。汤川想说什么，她毫无头绪。但从他的语气，她已察觉那个答案必然超乎想像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有话要说，就请你快点说。”她的措辞虽然强悍，声音却虚弱得颤抖。

“那起命案……旧江户川杀人命案的真凶，”汤川做个深呼吸，“就是他。是石神没错。不是你，也不是令媛，是石神杀的。他并非冒名顶罪，他才是真凶。”

眼看靖子听不懂这段话，呆坐当场，汤川又加上一句“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那具尸体并不是你的前夫富坚慎二。虽然看起来像是，其实是另一个人。”

靖子无法理解汤川的意思，但当她凝视他那双在眼镜后面悲伤眨动的眼睛时，她突然完全明白了。她用力吸了一口气，用手捂着嘴。因为太过惊讶，令她差点惊声尖叫。她全身的血液沸腾，紧接着却又全身发凉失去血色。

“看来你终于懂我的意思了。”汤川说，“没错，石神为了保护你，犯下另一起杀人案，那是在三月十日，真的富坚慎二遇害的隔天。”

靖子几乎晕厥，连坐都快坐不住了，手脚发冷，全身起鸡皮疙瘩。

看花冈靖子的模样，八成是从汤川那里听到了真相，草薙推测。就连站在远处都看得出，她的脸色发白。这也难怪，草薙想，听到那样的真相，没有人会不震惊，更何况她还是当事者。

就连草薙，至今都无法完全相信。刚才，初次听汤川说明时，他觉得怎么可能。虽然在那种状况下汤川应该不会开玩笑，但那个说法实在太匪夷所思了。

不可能有那种事，草薙说。为了掩饰花冈靖子的杀人，又杀了另一个人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夸张的事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被杀的到底又是什人？

被他这么一问，汤川露出非常悲伤的表情，摇头说道：“我不知道那人姓名，不过我知道是哪里的人。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在这个世上，有些人就算突然失踪，也没人会找他，甚至不会有人担心他。想必也不会有人报案。因为那个人，大概过着和家人断绝关系的生活。”汤川说着指向刚才一路走来的提防沿岸小径。“你刚才不也看到那样的人了吗？”

草薙一时之间无法理解汤川的意思，但是看着他指的方向，终于灵光一闪，他不禁屏息。

“你是说那里的游民？”

汤川没点头，却说出下面这番话：“有个收集空罐的人你注意到没有？他对住在那一带的游民了如指掌。我找他一问之下，据说大约一个月前，有一个新伙伴加入。不过说是伙伴，其实也只是共用同一个场所。那个人还没搭盖小屋，似乎也还很排斥用纸箱当床。收集空罐的大叔告诉我，起先谁都是这样。生而为人，好像总是难以抛开自尊。不过大叔说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没想到那个人，有一天突然消失了。毫无前兆。大叔虽然有点犯嘀咕，心想这人是怎么了，但也仅此于此。其他的游民想必也都注意到了，但谁也没提起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早已对某人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习以为常。”

“附带一提，”汤川继续说，“那个人好像是在三月十日前后消失的，年轻大约五十岁，有点中年发福，是个身材中等的男人。”

旧江户川的尸体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。

“我不清楚来龙去脉，不过石神大概发现了靖子的犯行，决定协助她毁灭证据。他认为光是处理掉尸体还不行，一旦查明尸体身份，警方必然会找上她。到时她和她女儿，不见得能永远否认到底。于是他拟的计划是，另准备一具他杀尸体，让警方认定那就是富坚慎二。警方想必会逐步查明被害者是在何时何地如何遇害，但警方调查得越深入，花冈靖子的嫌疑就会越轻。这是当然的，因为那具尸体本来就不是她杀的，那起命案根本就不是富坚慎二命案，你们调查的其实是另一件杀人命案。”

汤川淡然道出的内容，简直匪夷所思，草薙边听边不停摇头。

“石神会想出这么异想天开的计划，八成是因为他平常总是走那个堤防吧。每天望着那些游民，也许他平时就这么想：他们到底是为何而活？难道只是这样默默等死吗？就算他们死了，恐怕也不会有任何人察觉，更不会有任何人难过吧……不过，这只是我的想像。”

“所以石神就认为，杀死那样的人也没关系吗？”草薙向他确认。

“他应该没这么想。不过石神思考对策的背景有他们存在，这点应该不可否认。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，只要符合逻辑，再冷酷的事他都做得出来。”

“杀人符合逻辑吗？”

“他想要的是‘他杀尸体’这片拼图。要完成整幅拼图，就不能少了那一片。”

草薙终究还是无法理解。就连像在大学教课一样淡淡地述叙这件事的汤川，草薙都觉得不正常。

“花冈靖子杀死富坚慎二的翌日早晨，石神和一名游民进行接触。虽然我不知道对话内容，但他肯定是找对方打工。打工的内容，就是先去富坚慎二租的出租旅馆，在那里待到晚上。石神想必在前一天夜里，就已经清除掉所有富坚慎二的痕迹了。留在房间里的，只有那个游民的指纹和毛发，到了晚上他就穿上石神给的衣服，前往指定场所。”

“条崎车站吗？”

草薙这么一问，汤川摇摇头。

“不对，我想应该是前一站的瑞江车站。”

“瑞江车站？”

“石神想必先在条崎车站偷了脚踏车，再去瑞江车站和那个男人会合。当时石神很可能另备了一辆脚踏车，两人抵达旧江户川的堤防后，石神就杀了那个男人。他把对方的脸砸烂，当然是怕人发现那不是富坚慎二，不过他其实没必要烧毁指纹。因为出租旅馆应该留有遇害者的指纹，就算不烧指纹，警方想必也会误认死者就是富坚慎二。不过既已毁了脸，如果不连指纹也毁掉，那凶手的行动就会欠缺一贯性，所以他不得不烧毁指纹。可是这么一来，警方要查明身份就会大费周章。因此他才会在脚踏车上留下指纹，衣服没烧完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。”

“可是这样的话，脚踏车应该没必要是新的吧？”

“他会偷新的脚踏车，也是为了预防万一。”

“预防万一？”

“对石神来说最重要的，就是让警方正确查出犯案时间。就结果来说，解剖或许能做出较正确的推定，但他最怕的就是尸体如果发现得晚，会拉长犯案时间的推定范围。弄得不好，万一拉长到前一天晚上——也就是九日晚上，对他们来说将会极为不利，因为那晚才是花冈母女杀害富坚的日子，她们没有不在场证明。为了预防这点，他希望至少能有脚踏车是在十日之后失窃的证据。于是重点就在那辆脚踏车了，必须是不太可能放上一整天的脚踏车，而是一旦被偷车主可能确定失窃日期的脚踏车，如此一来目标就指向新买的脚踏车。”

“原来那辆脚踏车还隐含了那么多钟意义。”草薙用拳头往自己额上一敲。

“脚踏车被发现时，据说两个轮胎都被戳破了，对吧？这也是石神才会想到的顾虑，大概是为了防止被谁骑走。可以说他为了替花冈母女制造不在场证明，真处心积虑。”

“可是她们的不在场证明并没有那么明确。到现在都没找到决定性的证据，足以证明他们当时的确在电影院。”

“但是，你们也没找到不在电影院的证明吧？”汤川指着草薙。“看似脆弱却又无法推翻的不在场证明，这才是石神设计的陷阱。如果准备的是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，那警方反而会怀疑中间可能动了什么手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说不定会开始疑心死者不是富坚慎二，石神怕的就是这个。被杀的是富坚慎二，可疑的是花冈靖子，他故意制造出这种构图，好让警方无法排除这个刻板概念。”

草薙沉吟。汤川说的没错。查明死者疑似富坚慎二后，他们立刻将怀疑的矛头指向花冈靖子。因为她坚持的不在场证明，令人半信半疑，警方一直怀疑她。但是怀疑她，也就等于深信死者就是富坚。

真是可怕的男人，草薙低语。我也有同感，汤川说。

“我之所以察觉这个可怕的障眼法，还是你给我的灵感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你不是提过石神出数学考题时的论点吗？针对自以为是的盲点。看似几何问题，其实是函数问题，就是那个。”

“那个又怎么了？”

“同样的模式。看似不在场证明的障眼法，其实障眼法是设计在隐瞒死者身份的部分。”

草薙不禁啊地叫出一声。

“后来，你记得你给我看过石神的出勤表吗？根据那个显示，他在三月十日上午，请假没去学校。你以为和命案无关，似乎没怎么重视，但我一看到那个就惊觉。石神想隐瞒的最重要一件事，就是那前一晚发生的。”

想隐瞒的最重要一件事——那就是花冈靖子杀死富坚慎二。

汤川的说法从头到尾都说得通，仔细想想他之前在意的脚踏车失窃案和衣服没烧完的疑点，果然都和案子的真相大有关联。草薙不得不承认，他们这些警察的确被引入石神设计的迷宫。

然而，他还是无法摆脱“匪夷所思”这个想法，为了掩饰一桩杀人案不惜再犯另一桩杀人案，天底下真有人会想出这种事吗?不过如果要强辩说正因为没人想得到才叫做障眼法，那倒也的确无话可说。

“这个障眼法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。”汤川似乎看穿了草薙的想法。“那就是可以让石神的决心，万一快被识破真相时自己就去顶罪自首，无法动摇。如果单只是出面定罪，他怕到了紧要关头他的决心会动摇，也或许他会受不了刑警的执拗追问，不慎吐露出真相。可是，现在他想必没有这种不安了。不管被谁如何追问，他的决心都不会动摇，他必定会继续坚称人是他杀的。这是当然的，因为旧江户川发现的死者，的确就是他杀的。他是杀人犯，坐牢是理所当然。可是相对的他也完美的坚守到底，保住了他心爱的人。”

“石神醒悟他的障眼法快被识破了吗？”

“是我告诉他，我已识破障眼法。当然，我用的是只有他能听得懂的说法。就是我刚才也跟你说过的话：这个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，也只有那个齿轮能决定自己的用途。齿轮指的是什么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”

“就是被石神当成拼图的一部分、那个无名的流浪汉……是吗？”

“他的行为不可原谅，自首是应该的。我之所以谈到齿轮，也是为了劝他这么做，但我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自首。他竟然不惜把自己贬为变态跟踪狂来保护她……。我就是在得知这个消失时，才发现障眼法的另一个用意。”

“富坚慎二的尸体在哪里？”

“这我不知道，可能是被石神处理掉了。或许已被哪里的县警发现，也或许尚未找到。”

“县警？你是说不在我们辖区？”

“他应该会避开警视厅的辖区，因为他大概不希望被人联想到富坚慎二命案。”

“所以你去图书馆查报纸？你是去确认有灭有发现身份不详的尸体吧。”

“就我所见，似乎还没找到类似的尸体，不过迟早总会发现吧。他应该没有费太大功夫藏尸。因为就算被发现了，也不用担心那具尸体会被判定为富坚慎二。”

我立刻去查查看，草薙说。但汤川听了摇摇头，他说：“那可不行，这样违反约定。”

“一开始我不就说了吗？我是告诉身为朋友的你，不是告诉刑警。如果你根据我的说法进行搜查，那我们就绝交。”

汤川的眼神是认真的，甚至令人无法反驳。

“我想赌在她身上。” 汤川说着指向“天亭”，“她大概不知道真相，不知道石神付出多大的牺牲。我想告诉她真相，然后等她自己做出判断。石神想必希望她毫不知情地得到幸福吧，但是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我认为她应该知道。”

“你是说，她听了以后会去自首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坚持她该去自首。一想到石神，我也会觉得至少让她一个人得救也好。”

“如果花冈靖子过了很久还是不肯来自首，那我只好开始调查，就算坏了跟你的友情也在所不惜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 汤川说。

望着正和花冈靖子谈话的友人，草薙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。靖子一直垂着头，从刚才就没有换过姿势。汤川也只有嘴唇在动，表情毫无变化。然而连草薙都感受得到，笼罩两人的那股紧张空气。

汤川站起来了。他向靖子行个礼，便朝草薙这边迈步走来。靖子还是同样的姿势，看起来似乎动弹不得。

“让你久等了。” 汤川说。

“谈完了吗？”

“恩，谈完了。”

“她决定怎么做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只负责告诉她，没问她要怎么做，也没建议她该怎么做，一切全看她自己决定。”

“我刚才也说过，如果她不肯自首的话……”



“我知道。”汤川抬手制止他，跨步迈出。“你不用再多说，倒是有件事想拜托你。”

“你想见石神，对吧？”

草薙这么一说，汤川略微瞪大了眼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也不想想看我们是多少年的交情。”

“心有灵犀吗？好吧，毕竟我们目前仍是朋友。”汤川说着寂寞地笑了。